

亦有生齋集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四

武進 趙懷玉 億孫

序

聽鐘樓詩鈔序

子夏之序詩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是詩之作未有不根於心也故志高曠則其言達志溫厚則其言醇志恬澹則其言雅志惓惓於家國倫常之間則其言纏綿悱惻有一往而深之致若強爲緣飾則出不由衷按之無物鮮能傳世而行遠知此者可與讀東生先生之詩先生吾老友也乾隆乙酉締交於京師詩名已籍籍人口中間契闊言論風采時復往來胸次壬子余補官入都先生旋就養邸

舍所居相距厯半里許晨夕過從甚數爲詩頗勤暇卽出以商推一日以所著聽鐘樓詩鈔屬余訂定而序之其詩斷自乾隆壬午爲始凡蹤跡之所經倡酬之所及以至居今稽古隨所感觸靡不於詩寓焉先生於余十年以長而貌腴潤鬚髮未白好遊覽擅濟勝之具次君旣通顯猶屢主講席教授生徒弗倦襟抱灑落自言夜無塵俗夢性孝弟與人交久而彌篤早謝場屋未嘗忘世宜乎達者醇者雅者兼而有之又

能緯以纏絲悱惻之情也顧世之哀然成集者多乞言於大官高位以爲華余無似謬承誣諛諾之而未敢遽應別且久怲怲在心旣而思之左太冲爲三都賦至於豪貴競相傳寫乃序之者獨一舉孝廉不行辟著作不應之皇甫士安作者

之意其諸有取於是歟抑吾兩人相知深固異乎泛泛如君
家退之之於東野故必使貢其說也遂不辭而爲之序

雪厂山人詩集序

士大夫以文章通籍非徒蠟清要席豐厚聲色狗馬恣其嗜
好而已必也進則出所知以酬知遇退則提倡風雅有功鄉
曲而又誦先人之清芬導子弟之前路然後或出或處兩無
所負使後人想望而興起吾讀雪厂山人之詩而有感焉雪
厂者吾鄉莊蓼原先生自號先生以名進士起家於學無所
不窺其詩徧涉唐宋而尤辨香眉山蘇氏居京師所交皆知
名士更唱迭和出奇無窮每拈一韻疊至再三讀者惟恐其
盡四預分校一典蜀中試闈藝出爲時傳誦年未老致仕歸

棲神家術怡然自得吾鄉詩學盛於康熙初至先生時稍稍
衰歇獨能以斯道自任起而振之莊氏當明季分東西二支
東支自方伯公後科第仕宦不如西支先生遠紹世澤諸弟
相繼接武今近百年登巍科躋膺仕縣縣翼翼桑梓以爲美
譚若是者豈非出處兩無所負爲邦家不可少之人哉僅以
詩推先生猶淺焉者矣歲乙丑先生曾孫振自關中奉諱歸
以遺橐屬爲訂定懷玉無似安足以言詩顧念先祖都轉君
與先生同康熙乙酉

召試同入書局纂修累世之好其何敢辭校勘旣畢輒述鄙
意用中仰止且俾讀其詩者知先生於詩之外固別有在也
虛堅集序

子旣校雪厂山人詩復得令子啓曾先生虛堅集讀之知名
父之後必生才子雪厂之有虛堅猶六一之有叔弼東坡之
有叔黨也先生未及弱冠登康熙庚子賢書出宰扶風甚著
循績罷官之日士民遮道走送至武功界不忍去歸未幾而
卒年甫三十餘爾今其詩之存者唯在官及歸塗之作餘皆
佚去詩雖不多大率跌宕自喜而天資之高邁胸次之浩落
可以想見其爲人方先生沒鄉之人無不悼惜以爲天假之
年其文章政術當更有進於是者雖然人之勤一世以盡心
撰述後人或不知保護易餅覆瓿委之蟬螽散亡磨滅比比
而是今文孫振獨能謹守一編歷久弗失又振服官之地卽
先生所治之邦遺愛猶存前光再耀今刺方州而所以爲顯

揚者駸駸未已然則先生於文章既承其父於政術又啓其
孫俛仰先後之間爲作爲述庶幾快然無憾而天之報施固
非持目睫之論者所能預其窺測哉振表章兩代之詩汲汲
惟恐不及可謂加人一等予悲世之齎志以沒而羨先生之
慰其願於數十年後夫迺歎蓄而待者責固在已而其中亦
有天焉苟無賢子孫踵其後則傳不傳未可知也

桐華館詩集序

乾隆三十一年余贅桐鄉金氏婦弟少權年裁十七卽解吟
詠於其鄉先輩曝書亭集多能記誦蓋君生而失怙母夫人
教之綦嚴又君舅氏朱明經方藹及君師李大令集皆以能
詩著嘉禾也所居桐華館小有樹石藏書頗富遲遲雪窗簪

鐙更迭唱和寒雞三號始罷去既而屢擯省試入貲爲郎在
刑曹一載聞母病卽乞假旋里母沒遂遷延不仕余王子入
都後聞貧日甚精力亦漸減然操觚吮墨結習未除所交多
知名士客過桐鄉必先訪桐華館作詩雖不多而擇言尤雅
若發穎豎能使讀者忘倦其濡染深也歲辛酉余省覲還南
君已前卒桐華館且屬它姓因赴澗哭之惓惓未及錄其遺
稿於是朱孝廉佑甫從君子承蔭求得之選而付梓君之交
若張誥張諭屈何煥張躍鱗諸君咸集費助刻刻旣竣佑甫
問序於余余惟君生平篇翰之外以友朋爲性命竝能自食
其報則天道若可信而君亦可無憾獨是生死異態世已視
爲固然如諸君之篤於故舊歷久弗替豈非厯覲余與君肺

腑之愛君有作輒就余商定今人琴已亡回思四十年間忽
忽如昨日事展卷甫竟百端交集迺曾未得所以慰君於地
下其能已於悲乎佑甫名爲弼明經從孫於君爲中表兄子
與張屈皆平湖人

焦里堂詩序

今天下之爲學有二一曰經術一曰詞章爲經術者穿穴訓
詁冥搜苦索責以登高作賦而有所不暇爲詞章者漁獵載
籍拈新摘芳求其折角奪席而有所不能於是或鄙之曰浮
或陋之曰朴岐性情學問而二之求其兼者屢矣吾友焦君
里堂則異是君邃於經尤長三禮凡杜鄭諸家之說貫串該
洽舉而弗遺而於推步數術尤獨有心得謂自西學詆古法

爲捫疏遂有異同之論其實強分畛域乃會通兩家而折中之著有學算記一書多所闡發嘉慶辛酉九月見於揚州張古餘太守席上以爲今之學人殆罕其偶而未知其工詩也後五年丙寅春與君同葺揚州圖經晨夕過從始得讀所爲詩其詩陳言務去戛戛獨造雖亦流連光景而涉名教繫風化者尤津津樂道之使人犁然有當於心夫乃歎君之弗可及矣夫斬於工而工者斤斤於格律屑屑於字句殫精力而爲之以是專門名家取譽傳世詩人之詩世所同也不斷工而自工者施之則有本言之則有物出餘事而爲之以是暢懷舒憤塞違從正學人之詩君是也予於二者竝有慕尙而皆未窺其堂奧然竊怪世之各掩其短而交相詆也若里堂

者庶幾合性情學問而兼其長能不爲習俗所囿乎

春覺軒詩序

唐世重詩且以取士意者謂詩可言志觀人之道此其一端乎然如王右丞儲太祝輩詞意冲淡所託甚高而或躁於進身或墮其晚節後人讀其詩未嘗不惜其遇則吟詠之道似不足以概性情矣況乎虛輪佇帛觀聽望深盛名之下而欲求副其實哉抑又難已吾友莊君達甫家世通顯高才能文章顧持身恂謹篤門內之行不矜其所有以凌躐人生徒經其指授掇取科第君獨困於有司旋以多病不復應舉嘉慶初元

詔舉孝廉方正之士郡縣以君名上辭疾不赴寫攝山采藥

圖以見志又嘗取古人之姓字湮沒而事蹟見於書傳者爲
無名氏詩一卷其趣嚮如此自其少時卽工韻語後益肆力
爲之遇忠孝義烈事輒津津樂道它若旱潦降災官司闕職
以及人心風俗之媿未嘗不於詩三致意焉則其心固非忝
然忘世者也今膺特科而出者多矣一行作吏此事遂廢者
有之初終異趨聞望折減者有之視君棲神家衡託興觴詠
且挾有可傳之具所得果孰多哉君詩出入諸家不名一格
大要寒遶從正如其爲人丁卯夏予自通州歸養疴里門君
示所著春覺軒詩屬爲訂定且索弁言予蹉跎週甲出處兩
負卽言詩亦多牽率酬應無所成就何能重君姑以所知於
君者書之以塞其請使天下憬夫由衷而出者迺可見眞守

志弗渝者庶幾永譽向所云云特求全過計之論非必持此以例人與詩也

叢綠山房詩序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大夫不得養而有北山之吟民人不終養而有蓼莪之作推之陟屺之瞻望明發之有懷何一非性情所結撰故孔子詔人學詩曰邇之事父蓋必由此立言而後感人尤切出則授之以政處則施之於家而無弗宜也吾讀叢綠山房之詩而有感焉叢綠山房者故孝廉吳君振寰讀書地也君籍眞州居通州之墳山乾隆丁酉舉於鄉五試禮部不第念兩親春秋高遂息意場屋循陔之暇雅好吟詠與詩人江黃竹朝夕切劘以昌其學

予始交君族人子華因子華識才甫因才甫而知君之子子
从嘉慶丁卯忝主文正講席距嶺山六十里而近乃訪子久
於叢綠山房於時初夏清陰在壁遺書滿牀室雖不廣而饒
古意子久款子小飲出君手藁屬訂其詩和平溫雅不爲矜
奇炫博之言一應舉也恐負親之期望一近遊也不忘親之
起居蓋才人而孝子者也或曰方君罷試時年猶壯盛使及
時自奮不難坐致通顯惜其竟止於是豈知親壽忽如過隙
祭豐不若逮存曾子有北鄉之泣皋魚有道傍之哭使徇彼
而失此悔何及哉子官京師遭先宜人喪歸侍先子垂十年
有終焉之志先子促令再出卒之時與願乖終天齋恨雖稟
承遺教健習章句而本實既墜奚事枝葉此所以讀君之詩

不禁心怦怦而顙有泚也君諱鵬孫振寰其字子久名壽祖有聲諸生中亦以將母不樂進取能世其學云

竹初詩鈔序

論詩於今日難矣朝方孺翰暮已殺青幾於家刻一編架不勝度其號爲顙門之業者非不聲稱籍甚綜其所矢約有四端苟爲驚人徒尙虛響雕飾外具經緯中紊一也力掃蕪深務歸平正才或未逮覽之意索二也才分優矣萬範忽如濫觴所及殊乖大雅三也便便腹笥食古未化非苦詰屈則涉亘釘四也夫情理設位而文采行乎其中求其犁然各當於心者殆罕其遇焉大令錢君季木少有慧業習聞父兄之教讀書好深湛之思生平雅擅三絕而尤邃於詩之官未久卽

賦遂初益肆志吟詠其詩出入少陵眉山之間而汎濫諸家
取法乎上故能奄有諸長大都摹繪景物而不病於纖孺寫
胸臆而不傷於直隸事精切而無襞積之蹟託興高遠而有
醞釀之致所謂正始之音於今未墜者其在斯乎君長予八
歲不鄙駢淺每有所作輒逕復商榷乾隆己丑嘗一序君詩
時君年財及壯予於詩亦甫涉門徑未足以盡其所詣忽忽
三十年追念陳蹟已若隔世而君歸道山亦再更滄熱矣頃
文孫們斯將彙其詩文鈔付梓而以全集相質因汰舊序而
重爲敷述如此君亦攻古文辭毛子陽明序之茲不復贅抑
予重有慨焉吾鄉前輩謨著多有可傳而子孫或無力謀諸
剗刷有力者又急其所緩未暇以爲遂相率而就湮沒若澗

斯之不忘其祖汲汲表章非已加人一等哉

小筠樓詩序

有得乎詩之中者有超乎詩之外者得乎中者沿流溯源研聲究律窮年矻矻白首未已用心之獨專也超乎外者生平樹立別有表見不斤斤章句而自工不拘拘軌轍而自合餘事之旁及也今有人焉立朝則敢言當官則有守而又恬於進退之分達於浮休之理此卽弗以詩鳴亦足不朽而况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有本者之無施不可邪知此者可與讀小筠樓之詩小筠樓者前輩沈君兼山所居也君承累世通顯少具異稟年十四隨父省堂先生過鴈門卽有詩爲時傳誦辛卯舉京兆試出中書舍人游擢御史出守泰安未幾移疾

歸屢主講席而歿當嘉慶四年

天子親政言路大開君連上封事十餘皆於國計民生切中
利病卽有彈劾人無怨言然君素平易不立崖岸性好客清
尊檀板閒以自娛嘗索予書楹帖爲製句以贈曰偶向徵歌
寄天趣每聞言事當人心蓋紀實也及出守泰安則儉約過
於京居時方振卹災黎獨抒所見雖忤上官而弗顧歸田後
厪存老屋數椽不能添構一舍年甫六十卽預製附身之具
綜其生平風采著於臺端廉惠聞於大郡性情問學稱於親
懿友朋之間是豈得以詩人概之哉君往來邗溝皖江舟過
毗陵必淹留竟日子嘗以出處商之同人人多勸其出君獨
爲詩尼之子固拙於才宜安命君則中外交重迺亦澹於榮

利若此此爲不可及矣令子通判如鎔編詩旣成郵書乞序
予忝內閣後進又同官山左有葭莩之嫻微通判請固不能
已於辭因舉君之大者書之俾後世讀其詩求君於文字之
外則是編之刻爲不虛爾

心止居詩序

心止居者吾友楊君六士讀書處也君家本山陰來寓吾郡
卜宅烏衣紅杏兩橋間事其親能絜白華之養性好客客亦
樂與之交雖在山巷入其室者翛然自遠內外嫺郇故多詩
人君濡染有素下筆輒驚長老旣而東遊齊魯西入秦江山
之助友朋之益并昌於詩詩工詠古而善於言情使讀者累
紙忘倦乾隆丁酉登賢能書又十年丁未成進士爲刑曹郎

練於曹務上官倚如左右手壬子秋君隨侍郎讞獄竣事將
還京師值予北去過諸邗上同遊平山蜀岡歡讌彌日及抵
都得王麓臺司農舊第居之意頗自適予亦時時過訪而君
已病矣君自韻語外兼工駢儷之文嘉慶庚午春君子紹恭
裒其詩爲四卷駢體文爲二卷畀之剞劂從揚州寓書并詩
而丐爲序予於楊氏之能詩者推君與敦五兩人遺藁皆予
訂定敦五與予同庚而生差後君少予三歲然敦五之死已
八年君之歿且十八年予則炳燭徒明學之不講髮白面皺
塊然獨存亦復何心於世哉君詩雖不富可以必傳紹恭能
永其父之業可謂知所先後而予竊有感也使天假君以艾
耆當早致通顯萬不至如予之瓠落而顧厪以詩鳴此掩卷

三歎終爲斯人惜耳

賜經堂詩序

予主文正講席四年每過如皋樂其風土清淑徘徊弗能去地故多秀彥士石生澧原其一人也澧原爲文氣疏以達無襞績偃仰之習事親孝雖貧甘旨無缺叩其家世則曾祖樊山先生與先曾叔祖太原君皆康熙戊辰進士從兄文與予族弟鍾書兄子學轍皆乾隆甲寅舉於鄉予又忝澧原一曰之長蓋五世通門於茲矣嘉慶己巳冬澧原持樊山先生賜經堂詩來謁予序先生以文雄於時歷宰繁劇自晉而豫章而蜀所至有治績當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之爲巡撫也勢赫奕寮屬惴惴莫敢忤值歲旱檄催民課下縣先生方爲壇禱

雨遽就燭火其檄吏民皆爲之危而年素知其名卒亦無恙
詩固其餘事也然綜考生平山川之歷覽朋好之過從以至
民俗之淳漓身世之通塞靡不於詩發焉一時如冒巢民鄧
孝威諸老宿皆引爲同調則其詩可知矣先生官終戶部郎
旣歸田獎掖後進爲桑梓望至今里人猶能道之嗟乎世之
選梨棗精楷墨而裒然成集者夥矣迺一再傳而後子孫境
非不裕且亦知讀書而度之高閣蝨蝕殘朽不一問問其篇
目不能舉者比比也今石氏世守一編斤斤弗失身處空乏
惟剗剗之是謀不旣過人遠哉此固澧原孝於其親以推之
先世而先生詒謀之善與家法之美胥於是覘之矣澧原名
蘭邑諸生

樽湖齋存稟序

古之高自期許不屑屑以詞章自名而時與願違蹉跎弗遂
一旦溘先朝露并文字所傳亦如吉光片羽厖厖見稱於人
人讀其詩未嘗不惜其志吾於陸君鳧岡竊有感也君爲先
曾祖母陸太恭人族之歸孫與從弟汝玉甲午齊年年又與
予相若辱略輩行訂交過從頗數乾隆癸卯冬偕計北行水
驛山邨同舟聯騎酒酣耳熱談議風生尤好說古今可喜可
愕事予塗間偶有所觸或託諸篇什君則略不措意初未見
其拈弄筆墨也癸丑成進士不樂爲令得雙流校官奉母就
養若將終身未幾竟卒於官當病中君子鋪乞生平著作始
口授而錄之爲詩五十餘首雜文數首而已嘉慶戊辰春予

之石渚講舍昭錦通州以遺藁出示則謀篇構句皆極經營而又本之性情非苟繡其聲悅者始歎君於是道已三折肱前此之深藏蓋不爲非不能也君精畫理善九章之術工於推步生平頗以經濟自負顧所得祇此與君交者咸爲君惜豈知傳之久暫關乎精神之去畱不繫卷帙之多寡則它日之所以永君及求君於文字之外者惡知其不在此乎

于喁集序

詩有之伯氏吹壎仲氏吹箎鄭箋謂伯仲喻兄弟其相應和如壎箎則知古之兄弟每有以樂相應和鳴其式好之情者夫詩言志歌永言律和聲聲依永樂固詩之所託也後世樂廢而兄弟之以詩著者不少如魏之儀廙晉之機雲梁之溉

洽多膾炙人口然未有羣從同堂盡工篇翰如休宜金氏于
喁集之盛也于喁之義取諸莊子齊物論始則孝廉理齋創
之繼則太守素中哀之集凡八人人各一卷而文學覺夫詩
尤深入古人閫奧惜與兄松階俱未永年而卒餘六人盡爲
覺夫弟大都衍其派而各得性之所近者故舊序於覺夫三
致意焉今八人者或存或歿或出或處太守感念今昔欲如
遲時之賡酬而不可得旣錄而藏之且將質之於世而屢以
弁言譁諉太守與予交莫逆因太守得交孝廉見其白首怡
怡雍睦無間爲之心折竊維莊子之喁于卽詩人之壘麓也
有唱之於前必有和之於後而其情迺洽其德不孤金氏代
有聞人檜門先生以大魁歷副相而門祚益盛至於一門之

內才華競爽濡染積漸較之科名仕宦爲更難然非太守之意之所在也太守拳拳勿置蓋感存歿念出處篤同堂之誼如同懷欲使子孫讀之孝弟之心油然而生長如今日之相愛而吾知是編出其篇什當繼李氏之花萼集而其行誼且追崔氏之德星堂宜第儀廡機雲溉洽云乎哉

五山詩續鈔序

自揚州以東數百里地皆平行至通州而後有山山且有五狼山居中軍劒黃泥馬鞍拱而相向控制江海屹然爲巨鎮故其名尤著予嘗兩遊狼山一遊馬鞍山餘山則未之能及然登支雲塔頂俛視四山固歷歷在目也狼山寺中奉僧伽春時香市特盛男女膜拜晨夕不休過此始見山靈面目餘

四山皆清迥幽曠高人畸士達達淹留其中四方之客之過者亦必迂道往遊相與詠歌其勝焉乾隆十六年閩人劉名芳流寓崇川嘗輯五山志今其版歸陳生芸暉芸暉家多藏書好網羅散失以爲山水建置巖壑寺觀六十年來大都無改於舊惟藝文則久而遞增藝文中詩爲尤夥於是有五山詩續鈔之刻焉如一人之詩多者則汰之以精其選擇少者則存之以傳其姓名遐搜廣采用力頗勤蓋於揚風扞雅之中寓考獻徵文之意使讀者由詩而得其人因人而悉其梗概卽謂它日之五山人物志可也抑予更有望焉嘗病通州舊志體例未純斐勸唐陶山刺史重修以辦於經費而止今五山不過通州之一隅耳詩又藝文之一門耳然州之人苟

能睹是編而皆興起則非特詩之亡佚賴以不墜且安知不爲通州全志之嚆矢耶故樂而序之

蘿月軒遺藁序

世有守兔園冊子白首佔畢未諧文章三昧者亦有甫登科第視向所枕蓀棄之如遺遽忘平生辛苦者如是則必不能傳世而行遠何則才旣不能過人力又不足以副之也余讀蘿月軒集而有感矣蘿月軒者故少宰同年閩峯先生讀書地也先生少負異稟受業於兄梅菴宗伯日課詩文一題或至十餘作必求其盡善而後已年二十二登賢書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時章佳文成公掌院嘗欲奏充辦事力辭不預潛心館課無異攻舉子業果以戊申大考超遷侍講學士自此

存受

主知入

南齋直

講筵歷吏兵二部侍郎兩主順天鄉試皆慶得人士林奉爲圭臬方先生與宗伯顏頤臺閣也由詞館職卿貳無所不同一時有二宋二蘇之目過其門者嘖嘖羨爲神仙中人先生旣以文學致身侍從益圖報稱自進

御之作及校士程課未嘗輕心掉之每展遺編猶可想見伸紙拈毫經營慘澹時也文字之外尤工書法深入吳興閫奧然攻苦太過又以在公積勞精力日耗遂致一病不起以嘉慶戊午八月遽歸道山年才四十耳甲戌春夏之間余忝關

中主講方嬰末疾令子錫九刺史從綏德來時過講舍道故
一日出遺藁乞序嗟乎自先生之歿十七載矣使天假之年
著述之富必已等身而入列鼎台出膺旄鉞皆可操左券乃
中道奄忽雖躋通顯未罄厥施如余之衰謝沈疴反不得死
且執筆以序其詩若文可慨也已然就先生謨述自當傳後
又有子克家兢兢以顯揚爲念其亦可以無憾也夫

二愛軒詩鈔後序

詩至於唐尙矣李杜起開寶間雄視一代其後踵而興者不
乏迨長慶而元白始顯兩人中樂天尤著雖詩之體格不逮
李杜而聲譽之盛幾欲突而過之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
凡鄉校佛寺道旅行舟之中往往題其詩士庶僧徒孀婦處

女之口又每每詠其詩甚至傳於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
易一金自古詩名之盛殆未有過於斯者然實則老嫗亦能
解之無他其性情有獨真也宋陸務觀之詩富於樂天其攄
寫性情復極相類故當時江湖間亦有團扇家家畫放翁之
盛焉毘陵夙稱詩國就目中所見自吾家耘菘先生外前輩
盛孟巖方伯殆堪匹亞蓋皆陶冶於樂天務觀者也余於方
伯爲內閣後進哲弟甫山又余同歲生曩在京師過從最密
時方伯直樞禁退食之暇輒以書畫自娛與其弟竝擅三絕
之目自己未出守秦中余亦捧檄山左契闊者十四寒暑壬
申夏余主關中講席始得重聯觴詠時方伯督陝西糧儲號
爲膺仕顧服食玩好略不措意惟書畫結習未忘尤好爲詩

凡有所作輒以示余或獻替必忻然從之其虛衷下問不自滿假有足多者故詩亦駸駸而上及余嬰末疾數過講舍慰問倡酬罔輟未幾而陳臬章貢又未幾而藩翰甘涼

天子意切網用節鉞之寄且在旦夕乃偶示微疾遽歸道山聞者同聲悼惜以爲方伯之仕宦與其詩篇皆有日進不已之勢而竟止於是天若有意斬之也今年夏余抱疴家待令子比部思道奉諱旋里手所著二愛軒詩鈔屬校竝乞後序受而讀之古近體不名一格要皆有見真之處集中偶然作云詩以道性情各隨意所適真意苟不存新奇亦何益太璞恥雕琢名姝鄙塗澤未妨俗士嚙不受明眼摘所以古大家落筆貴真率觀此可以知其所自得矣毘陵詩人流派已詳

莊君虛菴序中余特述其始終聚散之蹟并所以辨香於樂
天務觀者書之卷尾後之讀是編者或與余論不謀而合乎
半畝山房詩序

三代以上領將帥者類皆說禮樂而敦詩書漢晉之世如弟
孫文淵叔子元凱無不兼通儒術而非必嫻於吟詠梁陳間
曹景宗請韻賦詩舉朝驚歎周羅喉執筆製詩如上馬入陣
始以能詩特聞自是而後代不乏人沿及近時如前明之戚
少保我

朝之岳襄勤傑句雄辭至今膾炙人口始知天生全才能事
固未可以一端測也總戎樊君雲坪家世襄陽自祖而上皆
高尚其志不事科舉業君則少稟異質綜習文武用韜略致

身侍從數歷三十餘年身經數百戰所勦之賊則若敎匪若
海盜所至之地則若山左若閩中若江右嶺南最後往來徐
海二州建牙於五狼之麓篇章浩瀚半成於橫槊而賦之時
蓋得江山之助亦不少也嘉慶初余官齊魯君已先去及主
海陵講席則君尙未至每以失之交臂爲憾昔先都轉守襄
陽嘗言彼都風土之美甲戌冬余自關中扶疾歸沂江東下
道經峴山雖未及登臨覺羊杜風流去人不遠及抵里適君
就養令子常州通守官舍握手欣然相見恨晚因招集里中
七十歲以上者爲五老會余幸廁焉每會必有詩詩敏而工
同人或斂手退讓以從弟汝玉叨甲午齊年復敘同譜之誼
一月中必數數見以是蹤蹟頗密一日者手所著半畝山房

詩屬爲升言一再讀之上則捲懷

君親次則流連景光抒寫胸臆縱筆滔滔如萬斛泉源不能
遽止爲詩不名一格自言於少陵有獨契倘所謂取法乎上
者耶抑又論之君陟崇階享壽考而又子孫逢吉其文福兩
齊較之少保襄勤殆有過焉非特詩與頡頏已也

息養齋詩序

記有之溫柔敦厚詩教也三百篇以來詩之爲道不一矣漢
魏醇而古齊梁雋而新至唐而諸家競出體格咸備要以溫
柔敦厚爲歸蓋得性情之正非徒以才氣華藻相矜尙也然
必藉于喁之倡和聲氣之應酬而後其德不孤所業益進昆
陵夙稱詩國

國初鄒董諸君互張旗鼓時則有穀詒社繼此則宗少陵者
爲浣花社宗東坡者爲義眉社遇二公生日集社之人祀之
頗極一時之盛厥後壇坫閑寂詩道弗振者久之乾隆壬寅
癸卯間里中六人共舉吟社太守蔣君辛仲先生其一也其
五人則程學博命三莊文學勉餘大令蜚英進士舉直及余
而已自餘聞風入社時有增加而此六人未嘗更易每浹旬
必一舉拈題賦詩徵經史作新令往往流連達旦惜乎僅及
二年而止乙巳余自京師歸光景已不可復得癸亥奉先君
子諱旋里諸君則相繼殂謝方君之歿也懷玉猶在喪中未
能以一言志悼耿耿至今頃君少子純儼哀其遺著手息養
齋詩見示始得盡讀一過君纔逾彊仕卽賦遂初山水登臨

而外唯以友朋文酒爲樂春秋勝日未嘗輕易失之其詩出入樂天務觀或作堯夫擊壤嗣音庶幾得性情之正一歸溫柔敦厚者歟君爲先君子執友於懷玉十年以長交附紀羣之列自嬰末疾畱滯秦中去春扶病東還不與戶以外事而里中之以友朋文酒爲樂者亦甚寥寥三復茲編不禁盛衰今昔之感也曩嘗一序君作忽忽四十餘載人事旣遷詩境亦改故復序之如此

張比部詩序

余年十四五從塾師毛今吾先生遊先生故以古文名於時者一日同里陳吉人欲乞先生爲青浦張君息圃誌其先人之墓君與陳故有連因盛稱君之賢且云少在京師卽有張

三子之目三子者孝子君子才子也余聞而嚮往之而猝不得見疑其爲古之人及乾隆己亥春余再聘張宜人媒者曰淑而慧詢其閥則君同產妹也是秋余試京兆君由四川永寧道改官刑部郎中寓宣武坊南之騾馬市因依君以居君長子瓚亦隨侍京邸退食之暇團聚一室受益不少乃幸向之視爲古人者一旦得爲至戚且共居處而數晨夕也時君年七十四未幾移疾歸適仲子璿刺開州具輿馬迎養余送至廣寧門外而別未至開州聞其長妹病關中力疾往省塗遇妹喪同歸復得於吳中相見又迫於當事之邀請有中州之役遂仍赴瀘淵又三年而沒年已七十八矣君之甥畢督部沅首索遺詩將梓以行世因循久之竟不果刻未幾督部

卒君三子亦先後逝無力及詩幸有彙別存於家後人謹守弗失嘉慶丁丑冬君曾孫錫蕃自吳門來持其全彙屬子訂定且丐弁言予固樂爲之序又何敢辭始自壬子終於癸卯釐得若干弓凡

廟堂之黼黻山水之登臨朋舊之往還骨肉之聚散一皆寓之於詩以至公卿經進之作仕塗酬酢之篇亦多出自君手才大學博泛應曲當而要必本乎性情之真也然假手鈔胥每有闕佚卽如余所見己亥之作已不能全他可知矣君少承庭誥於書牋不流覽及交當世名人嘗中雍正壬子乾隆甲子副榜貢生又膺宏詞經學之薦惜其過自撝抑生平撰述不冒表襮所傳者僅僅此詩錫蕃抱殘守匱能無鄭重愛

惜之哉嗟乎予爲張氏壻數十年矣人事變遷殆難更僕數此又不禁執卷低徊百端因之交集也

沈小如同年詩序

余以乾隆庚子奏賦通籍得附己亥爲同譜是科多詩人都下推梧門祭酒吾鄉推丁郁茲大令自餘則以歸安廉使沈君小如爲稱首焉往余官京師君官畿輔郁茲與楊雲珊嘖嘖君詩不置然相距雖邇頗形契闊間從郁茲處見詩數篇歎爲佳絕而未嘗得窺全豹也嘉慶乙亥主吳興愛山講席聞哲嗣崧曾之才喜故人有子崧曾試每冠其曹入講院肄業時時來過一日以君詩相質且乞弁言乃取而盡讀之大抵天資高邁下筆滔滔不能自己倒流三峽橫掃千人未足

喻其勢也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未足言其力也玲玲振玉累累貫珠未足擬其音也風雲變幻花草精神未足狀其色也顧才多好勝又牽率酬應或同於淮陰之將兵因汰而存之釐爲若干卷庶幾可以傳世而行遠乎君於乾隆丙午宰鉅鹿中里吏議罷職嘉慶丙辰重補武邑壬戌爲大名同知乙丑爲廣平守旋分巡通永已巳擢湖南按察時年未六十駿駸有日上之勢乃一病不起人咸惜之以爲使天假之年歷封疆膺節鉞皆在意中未必遽止於是不知祿位之顯顯於一時著述之炳炳於千古固不待知者辨其得失也余幸附齊年又於哲嗣有一日之長旣全編之卒業復累世之通門亦可稍補從前契闊之憾也已

寄生館焚餘藁序

世論詞翰非巾幗所尙是徒以才著而靡德以副之也才有淺深德亦有小大小則無非無儀大則爲孝爲節史傳列女類多以卓絕之行見於夫家若畢生不字事其二親服勤至死者則曠代而一覲乃近而得之於吾宗焉吾宗有孝女若韞名秉情文毅公之後故福宜知府諱貴栻女九歲讀書至嬰兒子事卽慕其爲人世族聞其賢爭納采卒不可奪年十六母蘇恭人病危刲股雜藥以進病竟獲瘳母隨福宜君官浙命若韞畱外家母歿未及見慘痛不欲生以父在自抑自是遂長齋福宜君晚以瞽廢家基貧兄奔走於外攻苦食啖朝夕扶持未嘗少懈及父歿自經以殉帶絕不得死後遇諱

日廢櫛沐卻飲食弗御歷久如初喪今年且六十矣若韞從弟鳳山從常熟來攜其寄生館焚餘橐見示原本至性絕去雕飾嘗詠蘭以自況於終天之憾尤不能釋曰寄生曰焚餘其不斲以詩鳴可知也嗟乎仕則慕君而孝衰於妻子彼牽乎所愛以忘其毛裏之親者士大夫或不能免若韞生長中圭立志願出其上斯亦難矣聞諸鳳山云姊日以課授爲事內外弟姪及戚鄰之女咸來請業使充其學遇其時則昭我管彤雖趾美曹世叔妻韋逞母可也詞翰云乎哉

梧碧軒詩序

詩於文章一端耳見淺見深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藉非資稟之優兼濡染之素者則不精且非獨士大夫爲然也中圭

以內蓋亦同之故有彪與固而後有惠班有奕與安而後有道韞以及孝綽之三妹庭芬之五女見於載籍者比比莫不原本性靈薰陶習尚以底於成焉同里呂孺人韻玉蒼忱相國之後暄亭司馬之女吾友謝君蔭堂淑配也一門羣從風雅相高鴻按旣莊唱酬靡間蔭堂爲肅齋中丞孫宜先太守子高才能文紹其家學迺一登賢書而歿孺人含辛課子時以祖德相勸勉凡所棖觸輒寓於詩今年春孺人命子戴禮持所爲梧碧軒詩屬予訂定受而讀之則諸體咸備一本溫柔敦厚之旨至於論斷古今則又聲情激越侃侃言之如集中詠史諸篇幾不知其出自巾幗然則雖繇掃柴之功苟不根之夙慧而能若是哉予與蔭堂文字交又與孺人從兄雲

莊炳純有撫塵之好故知孺人尤稔今三君皆墓有宿草展閱是編睠念疇昔人琴之感不禁怛怛有動於中也

子 昶

姪學彭校字

亦有生齋集卷第四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五

武進 趙懷玉

序

梅里詞緒序

距嘉興三十里里曰梅會水清而曲土衍沃可耕居人農桑之外父兄教而子弟率者舍讀書無他好余嘗再遊其地有卜居之思蓋

國初諸老提倡風雅以一隅撐拒壇坫所濡染者深也往者里人李岬麓稍勝嘗輯梅會詩鈔而詩餘之選缺焉有待吾友薛君鹵齋踵而成之錄里中之詞曰詞緒自明萬歷迄今單篇隻調蒐采略備用力可謂勤矣余惟古今詞家莫盛於

宋浙東西特夥數百年來風氣未衰作者輩起康熙間錢塘
龔氏刊浙西六家詞梅里居其半是梅里於近時尤以詞著
宜薛君之惓惓桑梓而不能已也君旣成書以詞近小伎意
猶自嘆不知聲音之道感人一理格之所變時實爲之歐蘇
文章大家而六一東坡兩詞顚行於世他如韓范司馬以政
事顯晦菴西山以道學名岳鄂王文信國以忠義著皆能倚
聲按節使讀者欣戚異情以爲賢者固不可測則詞安足以
累人人且適爲詞重矣或者又謂里中之詞首舉朱李是編
所錄未免壘漏夫求物於五都之市各視其意之所欲致之
初不必徇人嗜好殷璠韋縠錄其本朝之詩太白至數十篇
少陵無一詩見采亦從其意之所欲而已且君不云乎緒也

者餘也尋也網羅散佚使朱李詞派一綫可尋是則君意所在若久布宇內者反其所緩爾君性高簡善談諧課徒蕭寺有夷然自得之樂爲詞清逸有致如其品云

遠春詞序

乾隆丁未八月寓居桐鄉木犀將殘宿雨未已有奴捧檝晨入於室則華亭張君金冶所寄遠春詞侑之以書屬序於僕焉名香一鑑清露三沐展卷卒誦悅魂動魄夫華芝所秀尋氣於商巖重江積流導源於岷嶺出之未厚著者不光加之人文寡齊福慧罕備進求其合抑又難言君則姓分垂象家近橫雲青楊門巷蘭綺代傳烏衣宴遊簪裾獨盛奇書則錦暉插架名園則綠垣負郭邱壑信美春秋致佳宵吟輟響鄰

鐘繼聲池水夜明孤塔弄影柿葉萬樹慈恩無此丹黃梅花
一林華光失其芳潔而況大椿成蔭鄂不斯韡趨庭以待名
父對榻而奉哲兄元城有作南陔之日居多沒儀別居東頭
之目遂著從容愛景跌宕綺年題無凡鳥一門大有傳人書
愛家雞先世已名草聖江東之秀其萃於斯乎於是屏除四
愁鉤摹三影迦芸叟之逸製嗣玉田之雅音詩文之餘爲詞
若干卷寓懷山川悟契松竹秦嘉上郡或多贈婦鮑昭大雷
因而寄妹大江擊楫酌風月以一尊石城下車弔煙花者六
代綠簑青笠榜飲識漁父之辭香檀緩板樂府膾闥人之口
蓋迹未離乎吳越名已播於東南矣新聲旣倚鈔腕欲脫市
中紙貴烏絲稱被呀光屏後人呼紅杏幾於失色擇其尤者

殆於必傳或猶以爲小技雖擅壯夫不爲繡其聲悅荒此滄
熱不知秋蘭可紉詎殊薑桂閒情所託無損羲皇遊絲飛絮
溫國文正之篇練月銀河小范老子之句自餘人傑類以名
家是則博通石鼓終成茂先之令名奚必賦謫青衣始紹子
竝之家法已哉僕交在紀羣分深縞紵語真我輩別輒相思
采采流水一編如見古人洋洋大風三月不知肉味握管伸
紙序之云爾

王葆初洞陽樂府序

世之言詩者幾於家有一集詞爲詩之餘宜乎爲之易而工
之者衆顧未嘗數數覲何歟豈非以詩有別腸詞則尤根夙
慧舉凡辨體審音循聲赴節疾徐輕重在在不容掉以輕心

固非率爾操觚所能一蹴至也詞之爲道昉於唐昌於兩宋
衍於元而熄於明至

國朝而大盛康熙間以詞名家指不勝僂論者皆推秀水朱
氏爲冠其言曰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是誠
不易之論乃梁溪顧梁汾獨不謂然蓋顧豪於才朱密於法
旨趣旣殊固不能強之使合而要以朱氏爲正宗無疑也吾
友王君葆初家世婁東累代通顯少有聖童之目下筆爲詩
輒驚其長老而尤喜填詞所得積有卷帙癸酉之冬予久嬰
末疾病榻支離門稀剝啄君則時過近林精舍藉遣岑寂一
日以所著洞陽樂府七種見畧於汴京以前南渡而後胥已
嚼其腴而漱其潤而生平服膺弗失尤在朱氏一人如集中

翠寒集體物詞則茶煙閭之遺也百衲琴則蕃錦之遺也餘皆含兒追神不求形似豈非小長蘆後大有替人哉近仁和杭大宗編修謂朱詞絃密溫麗誠第一作手唯桑濮之音直書不諱波蕩後生未免白璧之瑕以爲遺憾若君則麗而有則巧不傷佻雖偷聲減字中每如司馬長卿賦飄飄有凌雲氣是有朱之長而無朱之短也況此猶少作未足以盡其量非夙有慧因能如是乎予不工詞偶爾倚聲輒篋率頽放無當雅人深致然見人之工於是者輒知而好之爰書所見以相質或不至河漢子言乎

桃溪詞草序

詞肇於唐而盛於宋宋詞之自北而南猶唐詩之由初盛而

中晚也秦黃周柳溫麗莘縣蘇陸辛劉沈雄頓挫所趨雖別
異曲同工固不以時代之先後爲軒輊也近世倚聲家或以
玉田白石爲正始之音若欲超乎諸家之上亦各從其所好
而已

國朝康熙間以詞擅場者不一而足吾郡諸老尤多著名如
武進之鄒訐士輩文友無錫之顧梁汾宜興之陳迦陵無不
鬬雋爭新各張旗鼓而聲名藉甚則推迦陵爲冠其詞直抒
襟抱可歌可泣讀之者往往眉飛色舞而不能自己何者感
人深也同時萬樹紅友又成詞律一書凡句調之短長聲韻
之平仄皆詳稽博考折衷於一是故言詞者尤以宜興稱最
焉雖然詞者詩之餘也唯務爲纖弱之格而日以惛淫之聲

相尙故其道不振耳苟能起而挽之安在不可追三百篇之
遺哉何子功甫迦陵紅友之鄉後進也工書善撫琴嫻花間
草堂之學顧少孤備歷艱苦故詞多激楚之音而原本性情
一軌於正讀悼亡諸閨使人增伉儷之重讀壺中天使人深
悲我之悲讀霜葉飛使人觸羊左范張之感他若緣情體物
類能繪色寫聲本是而推已上探三百篇之旨益第唐宋畫
疆云爾哉功甫仕有日矣將入都需次瀕行出桃溪詞草乞
序功甫於風雅一道講之已素他日授之以政自必達於邦
國或以詩餘爲其餘事可也

唐陶山詩牌百一序

夫斷木梳革詎取法於般輪履絙登橦匪程能於周孔從二

徵請慶之禮格五獲待詔之榮雙鳬竝中尙厘失鵠之求六
鶴齊飛遂同收豬之戲卽或書堪稱聖畫可通神亦祇自寫
性靈無關諷詠額門有荻玩物仍譏此則伯時雖有賢已之
圖而宏嗣終來廢業之歎也若陶山刺史詩牌百一一編有
足多焉陶山家近瀟湘宦臨江海以友朋爲性命綠經術飾
治才式六如之祠墓別溯淵源探五峯之邱壑未輟歌嘯頃
以校士之暇迺盡集詩之長萃蓮幕之羣賢吟麥天之清景
象謂之磁制始詳乎爾正牌各爲一名已見於周官韻彙四
聲文逾千計儼運籌而借箸非射覆而分曹注目不紛觀豈
等於局外會心獨得巧適合乎盤中疎簾清簟手亦可談紗
巾隱囊日還藉遺體會及乎物色悃款逮乎人倫春蠶食葉

聲併泯夫揮豪驪龍吐珠光忽耀於列校時甫半月詩盈百
篇更無脫抗之勞人罄欲言之隱循名責實近異米菴之吟
取義斷章遠符應氏之製朝成夕徧不脛而行譬猶拾郢說
之片玉合而爲山鎔謝安之碎金鑄而作鼎斯誠翰墨之殊
邁風雅之別裁也已僕智齊扣槃勤謝運甓枯腸待潤笑石
田之久荒奇字弗知悵元亭之莫接辱函牘之遠賁覺見聞
之一新如嘗五侯之鯖亭飪可廢既窺七襄之錦縞紵不華
誰諉弁言因循挾日徒增蛇足致穢佛頭自昔官齋聽雨曾
忝韋刺史之賓倘更試院煎茶願入蘇端明之座操觚率爾
大雅亮焉

與繹編序

張平子西京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列於班史藝文志者
十五家千三百八十一篇蓋諸子之支流稗官之所出也厥
後代有作者其書滿家如經史大端街譚巷語之委瑣往往
雜收之體例至寬莊雅閒出雖見淺見深視其所自得
而陳善遏邪軌於名教無戾立言之旨則古今作者所同也
楊君敬之家世通顯久客廣交耳目聞見手輯異釋一編以
示曰吾非敢爲無益之言取悅庸衆異而語之期人之能繹
而已自先世之遺範及當世士大夫之言行近而至圭闥幽
而至鬼神靡不載錄大都可喜可愕讀之唯恐其盡也嗟乎
世之厭棄莊語也久矣進仁義之說則訾爲迂陳廉恥之坊
則目爲矯明明痼疾而不知藥石之可貴與其危坐抗聲曰

敝其舌而無益焉若主文譎諫求人所樂聞者善爲陳之使人始而欣然挾纒乃瞿然思終且翻然悟之爲得耶說卦曰吳入也風象也風合萬籟之聲以爲聲而初不自名其何聲雖一隙之微靡所不入施之者無容心受之者不逆耳也是編之出苟皆尋繹其意之所在勿以道聽塗說忽之則集於顏色知於肌膚灑乎可以收效天下豈徒益賓座之譚資博藝文之著錄已哉編之目四曰述錄曰摭談曰誌聞曰說異凡如干卷

決科錄序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傳曰如好好色孟子曰知好色則慕少艾夫人情之所盛趨則其犯之也特易先王體民之情

而又不可以無制也於是設爲禮教以維之不用令者則申
刑罰以止之而桑濮之風三代不免二者遂有時而窮浮屠
家出於高明者喻以色空別創鬼神因果警其凡近其說新
奇可喜人無賢不肖恆傾信之故因果者所以濟王化之窮
也與善堂同人錄戒淫諸說刊之名曰快科錄夫修德斬報
儒者弗言況科名尤倘來者士人負七尺軀寧不思守身執
玉之義卽不爲科名計獨奈何以大有可爲者做精神於匪
彝以自累其德哉雖然亦何必無是理也詩曰人而無禮胡
不遄死書曰惠迪吉從逆凶福善禍淫理固不爽人心所屬
天實從之君子亦道其常不言其變耳昔張忠定帥蜀時不
欲絕人情擇良家女執桴濯紉綴之役偶悅一姬中夜心動

繞屋而呼曰張詠小人趙清獻慕其風於女子已不敢近有宴集則呼之一日意有所屬畱之外舍公入不出或覘之則周行室中自叱曰趙抃不得無禮二公皆賢豪旣通顯又豈惑於他說哉夫亦可見其心矣覽是編者知吉凶禍福之可惕若彼名教禮法之可欲若此以馴底於二公之爲人雖不以此得科名科名或因此而重歟吾故曰因果者所以濟王化之窮也

弊訟錄序

歲甲辰僦寓宣武門之斜街去韋君云吉所居尺咫而近晨夕過從知君深於經術而不知其能於吏治也是冬余奉先宜人諱南還意君當出入承明用文學顯其道未幾聞君已

筮仕畿輔歷知安肅河間縣事善政累累不能殫述尤異者
邑中大旱下車禱雨卽得甘澍境以外旱乃如故三載考績
擢漕運通判又意君當敷歷大郡馴致廕仕未幾聞君已移
疾去至不能家食出其緒餘以刑名之學佐人於幕子里居
久不獲詳君近狀心未嘗不竊異其爲人也王子冬余來京
師適君亦自祁州來省其尊人約軒先生於都下相見道故
出弊訟錄見示則皆君折獄時事所謂善政累累者蓋略見
一斑焉今夫親民之官民受其利民亦受其害士人一命乍
膺非疲於逢迎卽溺於聲色幸而簞簋是飭卽詡詡自矜及
其坐堂皇莅事模稜者有之武斷者有之人方震其廉名民
已抑屈而莫訴先恭毅有言居官非一清可了是廉且不足

以塞責況并廉而去之乎君居官不名一錢又能宅心仁恕
於民之來訴者必反復推究期無縱枉而後已周禮凡庶民
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又曰察獄訟之辭詔司寇斷獄弊訟致
邦令鄭氏云邦成若今時決事比致邦令以法報之蓋決事
貴得其情報之在適其輕重也余與君相別十年抱疾嬾廢
無可相質而君著述外成就復卓卓如是古所謂以經術飾
吏治殆其人歟嘗勸刻此錄問世君瞿然曰吾以示吾子孫
耳問世則惡敢嗟乎安得有有司之責者家置一編爲弊訟
法哉

惠濟錄序

代

周禮荒政十二首曰散利而保息之六恤貧之後繼以安富

匪特司徒之職爲然士大夫誠不可一日不知此義也郡縣
偶值凶年居是邦者薦紳先生固當出其積以爲民望而凡
在素封亦宜量力以襄善舉蓋行仁必先所近維桑與梓旣
不忍聽其羸瘠而恤貧卽所以安富寓保家於施惠其道有
交相爲用者焉吾郡武進陽湖二邑自乙未籌賑迄今乙巳
復遇旱災自春徂秋雨澤不降中田龜坼官河百里不塞裳
可涉上遊估舶斷且累月蓋藏之家十廛得一焉仰蒙
聖天子俞大吏所奏特發帑金分別賑卹

恩周蔀屋民賴以甦惟是物力日絀生齒日繁較之十年之
前困且更甚郡侯猷縣金公方總常鎮通道符於吾郡軫念
尤摯維時攝知府事夏君武進李侯攝武進縣事鄭侯陽湖

程侯實相左右爰進邑之人咨詢而規畫焉首策米賑官紳
醵金買之他郡豐糴而儉糴之復又飭商販無蘊年絡驛採
運而聽其值之自爲贏縮又煮鬻糜於東西北三門使病者
得以近就食又爲捐錢之賑設局顧塘橋之東偏按戶勸輸
一如乙未故事綱舉目張次第就理繼念麥秋雖近民業尙
艱乃開濬城河使得藉受僱值以寓代賑之意由是矜寡孤
獨衰幼殘疾之人及貧儒舊族之無告者庶幾賴以存濟而
凶必有札瘥疫時行醫藥樁櫝並爲經紀死者亦差免暴露
矣爲時凡六閱月統計所捐之數及鄉城核實飢口視乙未
皆倍增而又過之方賑之開也布政李公入覲

上詢江以南籌賑情形

特旨優敘吾郡與焉以故居鄉者無不踴躍樂輸而遊宦於外者亦陸續捐寄遂得集事夫物力旣日絀生齒旣日繁卽向稱溫飽者其力亦必視前爲歉薄而捐輸之數乃反欲倍蓰於前此其勢有甚不易自非

聖天子獎勸曲加司牧者實心罔倦不能感人如是其深而一聞通窮振困好行其德唯恐後焉亦足徵吾黨風氣之古也是役金公綜其綱程侯始終弗懈李侯則以膺薦入都鄭侯代理比竣而觀厥成焉賑事旣畢例舉捐金之人及所因創諸條臚之於籍夢琦奉諱里居獲從鄉先生後目擊情事得之最詳用敢詮次大都挂名簡末昔司城氏貸而不書叔向稱之在施惠者豈必樂彰姓氏然非此無以勸善且民父

母用意之勤立法之美具在是編使知邦人士雖賢必有康濟爲懷者義倡而利導之而後其事易集則以是編爲畏壘之祝可矣

毘陵畢氏世譜序

氏族之學昉於周微於漢昌於六朝至唐而漸衰是業者皆專門名家又朝廷實莅其事詔大臣刊定藏之祕閣有司選舉至稽譜牒以行雖勢力權位不得濫載本望或以私意相高下則搢紳先生相與非之五代後不崇門閥譜學漸衰於是人各有譜以追遡其所自出然紀載慎重不失仁人孝子之用心如廬陵眉山諸書可按也沿及於今此意寢失或攀附名流遺忘其祖或造作文字矯誣其先積累卷帙以多

爲貴幾於家置一編人亦達達厭棄不視求其合乎古者眇
矣畢氏望出偃師自景公以來名德忠義相繼其遷於常州
者爲四派曰德安曰漳滏曰顧塘曰廟巷吾友訓咸漳滏派
也高祖聿修明諸生有志節訓咸能世其學不墜念族之日
繁而無所統疏而無以聯也起而任之纂爲毘陵畢氏世譜
先以經史次以世表併舊之十志爲四而申以已論焉條分
縷析期若列眉蓋參變古法爲近時譜學之良者宋景濂有
言今世之士論法道不古若則以無位爲解及旣得位卒不
能有所爲以是知士多無志若訓咸之爲政於家不以旁誘
可不謂有志之士乎雍正乙卯先祖副使嘗謨觀莊分支小
譜義例簡嚴最爲可法今已五十餘年末修每欲仰遵先志

仿蘇氏譜例自先兵部以下爲入郡小譜而近宗有遷居涿州及奉天者慶弔不通名字已莫得而舉用是中輟心每爲之怍怍今見畢氏之譜樂其事之有成而予之怍怍者蓋無已時矣

收菴年譜序

子生長江南爲男子身承累葉通顯之後天之所以待之者不可云薄矣家世讀書少卽從事鉛槧顧以嬰疾疾質又驚下少年同學遑遑先之嘗以韋氏國語解頗略欲傳以正義歐陽氏五代史文工而事簡欲仿裴世期纂集補注又欲撰續史通以繼劉氏之後旣念斯事體大且人有爲之者遂輟弗作其它文字率淺薄鮮根柢益無以過人予舅氏善畫幼

嘗戲作山水頗爲所賞亦習篆隸皆不能竟其業自餘雜蒔則所好不存焉及其仕也中書一官俗所謂依樣葫蘆無可表見同知則閒曹雖兩權郡守而爲時甚暫不能有所興革歸田以來荏苒數載思藉炳燭之明以收末路而憂動於中事勞於外擾之者略少暇日遂至或出或處兩無成就上負君父下媿此身吁可悲矣雖然洪範之言福一則曰壽子自念生平或驚於火或阨於水或墮於馬或覆於車病困之而幾於死人惡之而欲其死其可死之道蓋非一端今迺年逾六十家雖中落飽食安居雖頭童齒豁視聽漸衰而疾病反減於昔則又未始非徼天之幸而可悲者將轉而爲可慰也昔先兵部先都轉皆自撰年譜行世子無似靡足紀述又性

善忘回憶少壯涉歷如風之過林杳不可得然而出見紛華
入聞道德倫常所在蹤迹所經亦有一二不能去諸懷抱遂
筆之以存大都後之覽者苟知世有趙生其人謂彼其心初
未嘗甘於湮沒志迺忽忽不就因而慨歎係之則知我之感
將於曠代遇焉然而未敢必也

萬里荷戈圖序

萬里荷戈圖者洪君君直紀行役感

恩宥而作也君少負奇氣長窺祕書射策上第適符五雲之

占衡文鬼方特破三載之格

君未散館
視學黔中

眄遇斯渥邦家用光嘉慶四年秋

上方親攬庶政君迺啓事三府賈生非少世已治而思匡阮

籍太狂塗未窮而輒哭廷臣劾爲不道請正刑章

天子諒其無它遣隸戍籍釋之北寺俾達西疆子政下吏始

名更生定遠出關豈望再入於是蒼黃就別決絕登車挾冲

虛之經

君頌行向子
索列子去

走沙漠之地時維九月驚青女之助寒

路指三危比烏孫之嫁遠雪如海關山與天齊城疑不夜月

逢朔而生明野殊洞庭樂隔水而奏響橋縱橫者廿七臺跋

履者二三饑鷹掠孳羊之翅冥冥入雲癡龍奮鬬雷之響紛

紛雨血凡邁異境悉投新詩衆盡目爲謫仙天若厚於逐客

自離嘉峪徑達伊犁初撓貫索知獄吏之尊旋佩弓刀讐將

軍之武忽逢彼怒遽起危機高牙晨謁甫恥折腰之陶飛章

夕馳幾作殺身之禍賴

邀
主上寬大始終矜全謂書生故態何足嚴誅且狂夫有言并

聖擇箴題座右裝出尙方未爲黔突之淹卽拜

賜環之詔台州貶時笑鄭虔之老矣夜郎赦後同李白之飄
然數期不過十旬計程迺逾萬里爰擘縑素用垂丹青短衣
跨馬豈尋常失路之人長戈赴邊有慷慨請纓之意免眞幸
爾遊亦壯哉方君之被逮也僕旣造請室復送國門敢云患
難周旋已分死生契闊徒以位卑恐陷言高之罪親老思貽
望遠之憂獻竟窮於芻蕘報徒慚夫涓璣今交期重展遂讓
君千古之名而畫卷乍披如置我八荒之表矣

東宦宦蹟圖序

余夙聞仁和馬文學樾之才嘉慶丙子主愛山講席文學客
歸安縣齋相距尺咫不得一見越明年介同里萬大令承蔭
以其祖淡水君東宦蹟圖乞序君以名進士起家初選福
建之上杭敏於聽斷尤慎用刑每閱爰書輒終夜不寢反復
思之而後定上杭兼理關稅聽商人自爲輸納調新化新化
故諸羅分地倚山面海所隸者多生熟番頗號難治君於縣
北之大甲南之虎尾溪東之水沙連諸要隘築望樓十二募
鄉勇謹巡邏嚴刁斗常若臨敵焉移浦城遷淡水同知淡水
月眉莊有生番戕殺民命久未緝獲君莅任月餘番皆反接
自首繼而漳泉民復相械鬪蔓延諸羅君彈壓堵截有避患
者洞開城門納之鎮將悉械鬪者雜其中意欲閉城以拒君

曰城不啓則數千人將填溝壑或轉而比匪則彌滋患矣況
械鬪者何敢入城入城正可坐縛耳於是避患者咸得入因
復捐俸施醫藥全活無算時諸羅屢被焚劫君權事數月撫
綏備至民氣遂蘇洎還淡水百姓涕泣走送數十里不絕也
君宅心仁厚居家以孝友聞雖處海疆以興教化民爲務臺
灣於古爲荒服明荷蘭人始築城地險民悍易於召變使盡
如君者治之又何患蚩蚩之弗率歟惜一階甫遷遽罹吏議
以去也懷玉以先尙書祠在吳山少嘗往來杭州乾隆甲辰
君歸道山時已服官京師終未能瞻望顏色位旣未顯才又
未抒徒使人披展丹青想像其去思遺愛而爲之神往焉此
伋仰今昔不能不有感於賢子孫也傳曰明德之後必有達

人吾將於文學卜之矣

愛石圖總序

愛石圖者王子學愚寫其真而繪一石以爲坐對之具也或曰王子果愛石乎何登其庭披其帷曾無睹所謂石者曰王子之愛石亦偶寄焉耳天地設位品物流行凡雄奇而深秀凝靜而堅確者皆可作石觀也於是一時與王子遊者咸有題詠卽未與王子遊聞其名亦樂而爲之積之旣久篇帙遂夥其中或同鄉里或隔郡縣出處顯晦共得四十三人文則爲贊爲跋爲記爲賦爲詩爲詞爲偈爲說爲序爲連珠爲曲爲騷無體弗備迺更屬錢子魯斯彙而錄之錢故以書聞於時可謂有美必合者矣嗟乎府人泄泄於目前志士斤斤於

身後無論王子表見別有不朽者在卽以圖論必傳無疑也
王子旣卒子國棟持其圖來乞爲總序曰斯固先子之志也
記去歲臘月訪王子西郊譚菽竟日別未久遽歸道山友人
有過予者述是日王子固將出圖索題以未可率爾請也遂
置之豈知延陵之劍心已早許此圖之序尤所不敢諉也至
摘辭之奇正取義之奧淺凡推闡夫愛石者諸君之言富矣
予又奚贅焉

陸母林太孺人年譜序

王魯齋曰觀昌黎廬陵東坡三集行狀不過五篇知婦人不
爲行狀然江淹任昉裴子野已先韓歐蘇而爲之魯齋曾不
一考可謂疎矣至於年譜之例較行狀爲詳而其體則自唐

宋間始類皆後人追按事蹟分年編之近世間有子孫爲之者而中圭以內無聞焉然人子述德之思惟恐不盡果其克修禮法可以歲紀而月書亦何嫌於創乎同里陸君繼輅條次生妣林太孺人行事以爲年譜且丐予序曰婦人之有年譜遠無可徵惟乾隆初博野尹公會一嘗爲其母李太夫人作年譜而桐城方侍郎苞序之謹援以爲請尹公邃宋儒之學居官有聲祿賜所入悉爲義舉大抵得於母教居多故侍郎樂得爲序今太孺人事恭城君以禮教繼輅及孫耀適等以文行重於時家雖貧力可贍卹窮乏者弗稍靳効之曰內外嫺卹以至宦妾漁婢皆哭失聲以視尹母同乎否耶繼輅屢上春官不第耀適亦久擯有司每以未獲顯揚爲憾夫立

身莫大乎忠孝傳後莫重於文章繼輅制行不苟又能追述
遺懿求所以永其親者母少闕略則其顯揚至矣若夫位之
窮達境之豐嗇庸耳俗目之所趨而非古人事親之義故有
日用三牲之養而君子弗貴焉者重在此而不在彼也予文
雖遠媿侍郎而太孺人之賢則同於尹母就使無前例猶將
序而傳之以附不朽矧事固有因而非創哉

送朱仲嘉省親蜀中序

丁亥冬十一月朱君仲嘉將省尊甫葯房先生於蜀先生余
妻舅氏以事頌繫畱蜀中不得歸丙戌秋余於甥館獲交仲
嘉觀所爲詩爲之酸楚不忍讀憶其壬午元日作云望遠六
千里思親十二年又曰恐傷慈母意強笑慶堂前痛乎孝子

之言也孺慕之忱豈一日置之哉聞當歲時伏臘臨風西望未嘗不泣下霑襟每欲西行念功名未少成就無以慰親志又母夫人在堂非曰鮮服勞者遂中輟旣而君補學官弟子旋授室乃瞿然曰是可以見吾親矣又何待於是犯寒戒裝辭母就道吾聞西南山水唯川蜀最奇陸有劔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塘濫瀨之難跨馬行篁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俯視絕壑萬仞肝膽爲之惴慄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師篙工惴惴恐失勢故非仕宦有力及迫於不獲已者何以遊哉君隻身數千里外舟車所經耳目所歷山亭水驛風雨冥晦必將本明發不寐之思述岷峽行役之感而一一徵之於詩若夫山川之勝遊覽之娛君以思親念急

且疾過不暇當無意留連及此雖然君之志不特此也他日
致身通顯陳情於

聖主之前迎其親歸故鄉以遂其晨昏之樂以無戾於古孝
子之所爲而異之孺慕之忱無一日暫置者斯可以藉慰云
爾同人嘉其志而憫其別也石門方熏作入蜀圖與仲嘉遊
者悉餞以詩余爲推其志以序之如此至於抵蜀之日悲離
邊之旣久喜骨肉之乍逢欣戚之情固唯默喻而孝子之行
流傳彼都又當使蜀山川增色也

送朱子培北行序

魚之困於蹄涔也志未嘗不在江湖鳥之入於籠樊也心未
嘗不在林莽何者物必予以快意之區而後久鬱之性可舒

否則雖有鱗鬚之變化羽毛之豐滿而亦斂而靡所逞由是
觀之士君子束髮讀書屢擯不遇欲一用於時而不可得則
奮然思睹春明人物之盛亦宜矣京師爲首善地賢才林列
鱗鱗炳炳入其地者可以增識可以砥行人而不遊京師如
盲不見日乃或者貿然以遊及徒手歸遂咎此行之良負是
大不然人無尺寸才貿貿作汗漫遊冀非據之分可倖而致
一不得手則熱於中勢非金盡裘敝不止有才矣而鮮學以
濟之不驕亢凌俗卽脂韋從時雖驟躡青紫而緇塵素衣已
失吾本來面目若是者比比烏可以遊京師辛卯暮春之初
朱君子培告余將有北行君微國公裔又能文章學而才者
矣其遊京師也不亦宜乎吾知朱君此行必爲鯨之跋爲鯢

之化也斯至乎鳳之和而時存乎鳩之拙也願無忘乎蹄涔
籠樊間也於其行舅氏心人先生繪圖餞之同人悉佐以詩
而余敘其意如此從遊者葉子根天根天余舅弟嘗受業於
君之門

送金曉芳還高郵序

金君既會江夏之葬同人因追剡溪之遊放舟連宵稅駕百
里憩息浣沼徘徊龍山於是緒風吹衣瘦日下嶺密霰乍集
同雲不流杖攜阮修之錢尊置山簡之醕清論如樂行歌欲
狂逸逸焉不復有飛沉之念矣以其餘情縱彼經履竹下諷
嘯詎便師王白楊步屣聊復同粲低昂千載以上遺棄百慮
之集古云人外之賞斯其近乎金君之來往返旬日泊歸高

郵吾友洪孫二子復遠送之邈焉江湖瘁此雨雪將子厲揭
悵予淹留迴思昨境倏若曠世嗟乎索過風於前林求往夢
於旣寤其可及者庶幾在詩爰以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
別時爲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詩方舟新舊知爲韻先成爲
次弗拘體裁毋遐心之或存願偕賦以卒睨

送同年楊西河令貴溪序

先恭毅公有言官非一清可了以公之清而其言如是是廉
非居官之極則也今取士用人之法莫善於進士之待選於
家者方未第時一意科舉或不免爲俗學所汨及登第而又
不卽得官欲躁進無自則凡生民之命政治之本考鏡古今
體驗得失可以無乎不周又寬假歲月以老其才使不戾古

人限年之制可謂善矣。顧進士之謁選爲令者，往往置民生吏治於不問，惟計地之肥瘠，以爲戚欣，得地肥則色然喜，其素所厚者亦從而賀之，推是心以求廉，猶執熱而思涼耳。於此有人不汲汲于逢迎，不屑屑於溫飽衣練食糲祿俸而外，不名一錢，人必震而驚之，曰：此清白吏也。足勵末俗爲世第一流，卽有他失，宜曲諒。雖然，廉果可以概他失乎哉？令之職與京朝官異，京朝官雖貴爲六卿事，非一人所得專主論，未當曹司或起而爭之。令則四境之內事無纖鉅胥決於一人，而前後左右伺候顏色，夤緣爲姦，所以蔽其明者，惟恐弗力，苟聽斷之不平，利弊之不審，事理之不達，衷懷之不虛，雖日飲勺水，何益？故曰：廉非居官之極則也。楊君西河少以文章

知名辛丑成進士主江漢講席讀書窮理者十餘年所謂生
民之命致治之本蓋籌之熟矣頃來京師初選得山東之臨
淄奏名時

上廉其才改江西之貴溪貴溪衝要訟獄之繁徭賦之重皆
視臨淄過之非一廉所能勝任則廉固不足爲君勸亦靳底
於明毋爲物所蔽而已鵝湖象山諸儒講學所龍虎山於道
書爲第三十二福地吾知君爲政之暇奉親日遊其間篇章
所及使山水生色無疑也俶裝有日索予贈言因次第所欲
語證以聞於先世者告之他日書上考復來京師出此相印
其不河漢予言也夫

送翰林院侍讀吳君歸養序

嘉慶二年春翰林侍讀錢塘吳君聖徵以兩尊人春秋高陳情乞養既得請與君遊者餞飲無虛日自藩邸以下及布衣之交無不贈之詩文或繪圖紀別近時士大夫歸里之榮蓋厘有矣君自乙未通籍入翰林久之始進一階繼而授

皇曾孫經駿駿有日起之勢而遽返初服人皆爲君惜且謂才不如君者多躋顯列致厚賞君官僅五品日以索米爲計兩校禮部試曾未出司文枋以是重爲君慨嗟乎是蓋不知君者也君性坦易豪於酒所爲文沉博絕麗每出一篇膾炙人口官雖不顯早列清秩所取士頗號得人家固貧能致潔白之養初嘗乞假還浙客授近鄉有終焉之志不得已復出是豈熱中者比且人之等亦至不齊矣充其欲富欲貴之心

果安所得夫止境耶使君踐槐棘擁節施受

國恩重則必不敢引退又必不能強其孝養之親跋涉就養中夜自思當有惕然深疚不得安其寢者矣君進退裕如不難自決兩親康強壽考有子多而且慧弋鳬釣鯉足供甘旨以其暇日登臨湖山枕藉篇籍進德修業以斬至於古人而有裨於鄉曲所謂是亦爲政也士大夫家居實與在朝分其責視躋顯列致厚貲遑遑畢生不能自有其歲月果孰得而孰失耶余交君垂二十年中間先後南返契闊者幾十載泊重來京師舊遊大半零落唯君過從無間今復遠隔能無悵悵雖然余之親今年亦七十有五矣例不及請養而位視君爲尤卑則歸視君爲尤易他日訪君里門展登堂之禮索醢

酒作十日飲者當無出余前也於其行書其所知於君者以解衆惑且重與君要焉

刑部左侍郎青浦王先生七十壽序

徐幹中論曰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文潞公致仕歸年過九十史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比當世蓋化行於上瑞應於下理有斷然無疑者方今

壽考作人太和翔洽大吏封章入告眉黎耆貽所在不乏而一時布在槐棘者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若刑部左侍郎青浦王先生其一焉歲昭陽赤奮若招搖建子之月先生七十初度時方乞假旋里同人預謀所爲先生壽僉曰先生敷歷

申外功在生民上下古今功在載籍宏獎風流功在士類睦
姻任卹功在家庭其可無一言侑爵乎古無序壽之文亦無
生曰上壽之禮然崧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蓼蕭之
詩曰令德不爽壽考不忘必其德使人不忘彼蒼然後錫之
以壽而歸美者且推本於有生之初蓋稱觴不必生日所以
致頌禱之意古今初無二致也先生由名進士起家西掖爲
尚書郎當征緬甸金川兩參戎務以勞績聞

恩賜花翎洊歷卿寺擢御史中丞

天子重外臺之官俾陳時臬尋總恭翰之寄入拜秋官侍郎
當官精白乃心遇事敏決自公退食日手一編於經獨崇高
密著其齋曰鄭學尤好金石文字考索薈萃裒然成編士有

二藝進汲引如恐不及見詩文之可采者輒錄之以傳祿俸
所入仿范氏義莊置田如千頃子弟之秀出者課之贍其族
乏貧而無告者鄉黨咸舉以爲法如申論所云有其一卽足
得壽先生遭遇邨隆在

帝左右令聞廣譽積於一身所謂出其有餘足以比世者其
受福不亦宜哉或曰仁者壽先生生平所歷多刑名之官執
法則不能一出於仁而仁或爲義所掩不知哲人惟刑無疆
之辭孔氏傳所謂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義以輔仁
執法始當以此爲仁仁孰大焉非特此也事之不朽莫如德
政傳之可永莫如文章不謀而同歷久不散者莫如感恩之
口以此爲壽壽孰大焉先生請半歲之急計曰還朝

上見廷臣已眷念及之而先生方以古大夫七十懸車時時
欲循引年之制顧

恩重不敢卽言竊惟引年其常其賢而弗得謝者或不在此
例世皆視先生他日致仕必及潞公之年而膺枋用孚衆望
亦且與潞公一揆吾則以先生能心古大夫之心爲賢於溺
榮利者萬萬而不敢以世俗頌禱之辭進也

封文林郎陝西宜川縣知縣路先生七十七壽序

同年宜興路應彝往在里中廬一面自壬子入都始數晨夕
因悉尊甫慕堂先生之行之詳應彝雖出爲世父後孺子慕
弗衰屢躋禮部試因慨然告懷玉曰家君今年七十有七矣
運遂何爲願得子之文歸以爲親壽自維謫陋無足重顧與

應舉居同郡舉同歲茂以辭也先生年四十六舉明經五十
二領鄉薦及筮仕秦中已六十餘矣歷宰山陽麟遊宜川七
十三移疾歸生平以孝友聞文辭爲鄉祭酒性沉默不妄言
笑不好臧否人而是非得失了然胸次居官善聽訟雖笞杖
未嘗輕施謂人榮辱所繫奈何任喜怒故民樂赴愬以爲路
侯愛我當逆回搆煽麟遊戒嚴修戰具繕城隍鼓勵士卒爲
守禦計賊竟不敢偪理宜川積牘刑獄爲之一清屏絕苞苴
有干以私者輒慚沮去家故貧不汲汲生產服食儉素苟無
姬媵懸車後蕭然若諸生而散贍六嫺惟力是視教子弟及
生徒皆有矩範讀書之暇尤工六法然矜貴不苟作一時公
卿間得尺幅爲重夫不妄言笑靜也不好臧否厚也慎於刑

獄仁也古之善畫者多享長年亦以陶冶性靈得靜之效也然則有一於此胥足致壽況兼而有之哉或者惜其遇稍遲位稍下使早致通顯樹立必更可觀豈知優遊林泉康彊逢吉固達官貴人冀倖於晚節而不可必得者天之所予蓋在此而不在彼也雖然懷王之父年亦七十四矣牽率塵網未能陳情而應繇且浩然南下申其南陔白華之養清夜輾轉其何以對吾友哉屈指三載先生卽登八袞計其時懷王亦必遂所願當汎百里之舟從通門末行登堂侑爵應繇其醑酒歟之

熊母繆太淑人六十壽序

歲丙辰三月吾友編修熊君方受之母繆太淑人六十初度

世俗每於先一歲稱觴於是同人皆預謀所以爲壽維我太淑人故大順廣兵備道

特贈太僕寺卿永康熊公之配也公於乾隆丙午遭民賊之亂以忠節聞於

朝庚戌方受始入翰林其季方訓亦以蔭得官選雲南之昆明縣丞自公之沒至今蓋十年矣若太淑人殆詩所謂令妻壽母兼而有之者歟抑古稱貴而能降富而能貧庶幾當之無媿歟太淑人世爲江陰望族幼婉孌善事其親其親試以家政井井有法太僕公由庶吉士改官知縣數歷大郡位至監司太淑人皆隨之官多所襄助事叔姑如君姑勛子以慈而不尙姑息自奉約儉一衣衾至二十餘年弗易戚鄰以貧

乏告者必量力飲之性明達料事達達能中當賊起倉卒太
淑人於哀痛之中寓以鎮定僚屬士庶咸嘖嘖歎太僕公雖
登鰲仕身後無餘貲惟申浦舊有田二頃乃扶護南下率二
子依其弟以居課僕婢耕織夙夜操作喪祭之外年支賴以
不匱諸姊妹見其猶能習勞以爲難及及就養京師方訓或
節俸入以具甘旨輒寓書戒之曰居官能不墜家風便足慰
我卽有所贏何如置田供享祀之爲得耶其識大體類此天
保之末章曰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鄭康成曰或之言有
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無衰落也嗟夫人第見松柏
枝葉之盛以爲可羨而不知其固嘗戰烈風飽霜雪歷三冬
之寒以至此也人第見門祚熾昌以爲可慶而不知其爲妻

先有令德而後爲母克臻壽考也今方受兄弟各以文章政
事紹繼先緒又能以潔白之養承歡於無窮春桃始華愛日
方永康彊逢吉福其未艾方太僕公之初被難也飲冰茹荼
豈計遂有今日乃上下十年之間盛衰變幻之蹟出人意表
而復入人意中者則其德不爽天之所以酬其德者亦不爽
也懷王與方受爲同歲生且同郡有連稔悉懿燉敬述所聞
以侑康爵太淑人其嘏然而進一觴乎是爲序

子 爬

姪學彭

校字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五